

林艳春：女子乐队最拉风

一期一会

立夏已至，是谁在吹响萨克斯？让优美的旋律在社区里环绕飘荡。她们是一支女子萨克斯乐队，西洋乐器的演奏风格搭配整洁有序的街区风貌，让京口路社区充满着一种舒缓而优雅的情调，犹如初夏吹来的一缕凉风。

这是一支2018年底成立的业余女子乐队，我们先从队长林艳春谈起，以前她在青海生活，儿子在镇江工作，前些年她来到镇江帮儿子带娃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林艳春接触过音乐，当时学的是小提琴，那种让人抓狂的节奏感及演奏技巧一直令她望而生畏。不过经过这番魔鬼训练的人总有手痒的时候，比如说在带小孩的业余时间，林大姐便对家里的一把老旧萨克斯发生了兴趣，这件乐器是北京星海的，二十年前的牌子。但萨克斯毕竟不同于小提琴，自学还是颇有难度的。

大约五年前，林艳春终于找到了一位方老师。当时，林大姐经常到恒美嘉园附近的运河边散步，在那里她听到有人吹萨克斯，循声望去发现是一对老夫妻。原来，方老师以前是北京中国杂技团吹单簧管的，退休后回镇江改吹萨克斯了，估计是想换换口味，因为吹得好，有不少人跟着老两口学。不过林大姐因为音乐悟性高，与方老师夫妇的关系可能在“亦师亦友”之间，如此经过一年的接触，林大姐的技艺有了明显提升。

再往后就遇到了霍老师，与方老师一样，霍老师以前也是专业乐团的。这就要说到最受萨克斯乐手喜爱的北固山广场了，那里是各个萨

克斯乐队的集结地，有很多高手，林大姐就是在那结识霍老师的。在霍老师的悉心调教下，林大姐进步神速，很快成为女子萨克斯乐队中的佼佼者。而这支乐队更不一般，队员们皆为“娘子军”，平均年龄58岁，虽然一大半当了外婆、奶奶，但看她们的穿着气质，尤其是黄灿灿的萨克斯往胸前一挂，一股儿艺术气息便扑面而来，说她们是一群时尚达人也不为过。

这就是音乐的独特魅力，可以让人忘记烦恼和年龄。有人要问了，为什么目前市区有十多支民间萨克斯乐队，却仅有一支女子乐队呢？这个问题还是请女子乐队的艺术指导霍老师回答。据他的观察，以镇江市为例，男女吹萨克斯有若干区别：首先是男性学习者远远多于女性，这是一个不争事实；其次在学习时，女子比男子更为专注，处理曲子也更细腻，而不少男同胞确实太忙，喝酒、唱歌、钓鱼、旅游，样样不落，他们是挤时间学习，女子则是安排时间；最后是学会后的表现不同，男子喜欢往各乐队跑，而女子的流动性少得

多，她们更倾向固定于一家……

回顾这支女子乐队的诞生过程，其实很有意思：一开始，她们零星分布在各个萨克斯乐队，是绿叶和配角；后来，她们渐渐向一支队伍集中，成为了主角。换句话说，市区学萨克斯的女子们兜兜转转，最后都集中到了一起，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唯一。这是一个自主完成的社会化过程，没有行政命令，也不靠群众动员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。

再来说林艳春，每次演出她都会站在C位，不过她的很多队友却是从零学起，但这并不妨碍她们登上越来越大的舞台，乐队能走到今天，也有林队长的一分付出。现在，她们每年都要演几十场，今年虽受疫情影响，春节到现在也安排了十来场。此外，乐队在节目出新上也有想法，比如去年在市文化馆举办了萨克斯专场音乐会，女子乐队与旗袍秀同台献艺，圈内人的话叫两好并一好，可谓中西文化的融合之作。这种努力让人看到了女子乐队发展的更多可能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（竺捷）



女子萨克斯乐队 受访者提供

春色无处不在

文/张平忠

今年春天的脚步，似乎比往年快了许多，刚到三月天，气温便节节攀升，市民们早早感受到了春天的温度。我和家人来到户外，探寻着春的踪影，享受着春天赋予的种种乐趣。

市区主干道中央和两侧的绿化带里，一株株高大乔木竞相露出嫩绿的枝叶，迎春花、樱花、海棠花、茶花、玉兰花、紫荆花，次第开放，把道路装扮得五彩缤纷，各色花朵在阳光下形态各异，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芳容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一个个景区更是春色满园：碧波荡漾的河水，垂柳依依，枝叶轻拂湖面；树木葱葱，绿草茵茵的草坪旁，绽放着各种鲜花，不时飘来沁人的花香。大自然中，最繁忙的当数鸟儿，喜鹊、灰喜鹊、杜鹃、斑鸠、黄鹂鸟，争相发出悦耳动听的欢快鸣叫。

春天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。你可以徜徉在金山湖畔，眼望波光粼粼的湖水，享受微微春风拂面；也可以流连于繁花相伴、绿色葱茏的滨水路风光带，在如诗如画般的春色中，健身休闲；或者来到南山景区，看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；或是来到珍珠湖边，观赏一只只白鹭在清澈湖面上自由飞翔；抑或沿蜿蜒曲折的古运河行走，看河水清清鸟语花香之境界。农村大地的春天，则透出朴素的美。天地间，大片青青麦苗，在春光照耀下拔节而长；油菜花把大地装扮得遍地金黄；山坡上的桃花、梨花，给山野增添了无限生气；河塘里传来阵阵蛙声，大头小尾的蝌蚪，还有一群群鸭子，向人们急切地发出春天的讯号。

春色无处不在，迷人的绿色是春天最靓丽的标识。漫步在街边，一座座广场、公园，春光下树茂花盛，市民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休闲娱乐；孩童在家长陪同下，快乐地玩耍；还有众多歌舞爱好者，身着春装，迎着春风，激情地演唱着新歌老曲。都市中的一个街巷、小区，楼栋的房前屋后，棵棵老树枯枝，纷纷伸出青枝绿叶；就连小巷里的砖石间、墙根边，也长出小草、野花，它们争相探出头来，拼命地吮吸着春天气息中的养分。

春天唤醒了大地，催生了绿色，春天的气味在家中也能品味到。春天，夜短昼长，天还未亮，一群鸟儿就在窗外发出叽叽喳喳的清脆叫声，早早把我从梦中唤醒。阳台上的几盆花草，在阳光的滋润下特别精神。月季、蟹爪兰、三角梅、宝石花，不几日，相继开出了大小不一的各色花朵，显得那么娇艳……春风正暖，朝阳正好，就让我们带着甜蜜的笑，去追寻春的足迹吧！

北庄

文/孙建平

北庄是大路东南边的一个村子，距离镇子大概七八里地，再往南，就是姚桥了。好多年里，我都以为“北庄”这个名字很中国，很乡村，因为它的名字里，有一个“庄”字。我喜欢它，记着它，是因为我的大姨一家早年就住在那里。

我最早对北庄有印象，应该是在1969年党的“九大”召开的时候。1969年春天，党的“九大”召开。大会闭幕后，各地要举行庆祝活动。那时姚桥中学有个庆祝会场，大路的人也要到姚桥去参加庆祝活动，活动那天我也去了。那时，我身处总角之年，年龄很小，但也要参加革命活动。那天，我是和大人一起步行去姚桥。那时大路到姚桥是走乡间小路，时值春末，田野上一片生机，各种农作物生长茂盛，路边也是花红柳绿。我和大人们一起，迤迤在大路去往姚桥的乡间小路上，路边有很多清末民初的老建筑，建筑以徽派风格为主。我一路上享受着春天的风和日丽，也痴痴地看人家老屋上高高黑黑的马头墙。

北庄是一座很大的村子，大姨家住村子中间，那是一座老宅，前后有好

多进。在我少时的眼中，宅子很是巍峨壮观，现在想来，大姨夫的祖上应该也是大户人家吧？宅子北面是一条大河，河面很宽阔，河水东西流向，四季清澈。河两岸杂树苗壮，夏日绿枝参差披拂，树叶青翠欲滴。宅子前面有一块空地，墙角好像还有一小片竹林，往东南方向是一座学校，学校旁边有整齐的农田。

我去大姨娘家，有两个时候，一个是平时，一个是春节。平常我在那里，大姨夫、大姨通常会到田间劳作，中午回来，大姨就会给我做一碗手擀捞干面。时在六月，新麦上场，一碗新面粉做的捞干面，满是亲情的味道，这个味道我记了几十年。大姨的厨房前面有一块小天井，在我记忆里，好像有过雨天坐窗边听雨打芭蕉画面的。中午，我就在厨房对过的一间小屋里休息。大姨夫早先在上海工作，后来响应号召回乡务农。大姨夫很有文化，务农之余，读书、读报、听收音机，思想认识和说话谈吐一直紧跟时代步伐。我去了，就打开收音机听新闻，听“每周

歌”，听“阅读与欣赏”，听锡剧或越剧，午间听乏了，就沉沉睡去，伴随着进入梦乡的，还有窗外传来的阵阵蝉鸣。大姨夫有一套旧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我也细细地看，特别喜欢天文卷，正是从这本书里，我知道了恒星行星，还知道了康德星云假说。

每年春节，我一定要去大姨娘家拜年。到了大姨娘家，我喜欢跑到楼上去玩，大姨娘的房间在楼上，木板做的隔挡墙上贴着很多画报。画报上有两个画面很吸引我，一个是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，一个是大兴安岭的茫茫雪原。我想长大了，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去，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如愿。

劳动节的时候，有画家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画，画面是乡村一景，景中有乡村常见的景象，如屋舍、院场、绿树、稻田等，另附宋人辛弃疾词《清平乐·村居》一首：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……”我看了很是喜欢，也想，这样的意境，除却“茅檐低小”，大体上不就是我记忆中的北庄吗？